筠谿集

五

荀勗集卷上 晉 李翺 撰

四庫全書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建安五年曹公軍官渡袁紹軍沙堁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連臨官渡起土山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衆大懼時公糧少與

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也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

之間成敗分矣漢楚之勢決於鴻溝利害無以易此荀彧一言而魏武之功成方之良平不為過也

魏武征三郡烏丸

建安十年袁尚袁熙奔三郡烏丸曹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為尚困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

也故高帝厄於鴻門敗於睢水圍於滎陽獨以寬大長者誅不義立有功與天下同利遂有海內漢末羣雄競逐分鋒爭雄以窺神器袁紹魏武才略相去顧何啻倍蓰耶至荀郭之稱則未免於諛然而善乎其論勝敗也

陳羣勸魏明帝罷力役

魏青龍三年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

空陳羣上疏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與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比安危之機也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耶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

其父兵後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奸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後策自將討祖郎於零陵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碎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爾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其械署門下曹掾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署門下督軍及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

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為著矣

議曰酒誥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以其未習於教也劉

述等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寃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布四達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裹糧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賴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鬬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為善也如此今

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為者以副人望後主不聽

議曰周公戒成王以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況創業中興之主乎善哉異等之說人君當行人所不能為也易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後繼之既濟成湯之繫夏臺文王之居羑里下至小白之起即墨勾踐之保會稽皆大過人者未聞居撓弱之時為因循之政而能復已墜之

緒者也後主承先世幾成之業不知克自抑畏以持守之而自暇自逸怠於為善其能有國乎

王導請元帝引江南之望

晉元帝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庶士莫有至者王導為司馬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

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夫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議曰元帝當懷愍之禍國勢凌夷方以瑯琊王徙鎮建康而欲恢復海宇成中興之圖存亡之

晉元帝太興元年詔羣工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賊讎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飲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名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為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賊安得朝有辨爭

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數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議曰興衰撥亂猶治膏肓之疾先後緩急遠近詳畧差之毫釐則繆矣一官曠猶一脈之絕一事廢猶一支之不舉尚可復理乎晉室之興尚放達士驕蹇而不惇本務實以求成效國祚微弱元帝厭亂悔禍刻意圖治其失猶如此蓋偷

惰之久習以成風牢不可革為治者可不鑒諸

唐方鎮及神策軍

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景雲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安禄山犯京師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禄山子

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後伯玉罷軍遂統於觀軍容使廣德二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

議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有天下者固不可

以弛兵苟失其御則反以起禍肅宗用諸鎮之兵以誅賊而方鎮由是強代宗幸神策營以避吐蕃之難而神策自是寖盛及其末也外制於藩臣内制於宦豎天子孤弱竟以滅亡軍政之弊無甚於此為國者可不鑒諸

屈突通事兩君

屈突通仕隋文帝為左驍騎大將軍隋政亂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

將桑顯和盡得其衆通勢慶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奮感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顯和來降實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為何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

東南向再拜號泣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擒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耶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洛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義吾今見之

而無慊豈所以戒亂臣賊子哉

太宗以事出李勣

唐李勣字懋功本姓徐氏隋大業末從李密襲黎陽守之武德元年密歸朝廷高祖授勣黎州總管賜姓附宗正屬籍後從秦王伐東都破劉黑闥徐圓朗討輔公祐太宗即位累遷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牧長城遠矣晉

王為皇太子授詹事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孤幼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督高宗立名授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

可推此以待忠賢失其心矣豈能致彼死力哉

狄仁傑感悟武后卒復唐嗣

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狄仁傑曰臣觀天意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名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儆陛下乎且太子天

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數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

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議曰武后擅有天下在位日久變置之謀既成而仁傑一言遂反唐祚難矣蓋后知為身謀而不知為天下計仁傑為天下計而借后之利害以悟其心故言之出不得不為之感動也自古無不可諫之君無不可回之事在進言者得其

道而已

郭汾陽不懷私忿

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不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執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

力

議曰李郭之將牙門位不足以相制才不足以相高其不相能固人之常情也及當國家之大計則不以私忿害其能且勉以忠義泣涕從之訖其成功以平社稷之難非忠於君信於友能若是歟退之謂平居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者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汾陽之賢豈特無愧於子

明禮欲圖汎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汎偽迎
天子遣將韓旻領精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
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使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
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絡繹得符還秀實謂海
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
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汎名秀實計事源
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
至階位勃然起執休臂奪其象笏奮而前大罵曰狂賊

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勞中額流血皦面匐匍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議曰廉介之士知遠害以潔已而不能犯難以盡忠剛毅之士知輕身以成名而不能忍死以濟事泚之迎秀實使其牢辭謝使卻而不行固可以潔已而乃奮不顧身提忠義而往說之犯難以盡忠也知其不可取一死易若反掌固可

以成名而乃陽與之合陰結所厚以圖泚忍死以濟事也至其僞迎天子宗社之危不容喘始決死以回韓旻之師德宗之不墮賊計秀實之力也惜乎海賓之謀成矣而秀實發於倉卒外不及應不能手搏賊以成其志亦小不忍之故歟然其奪笏擊泚唾面大罵亦足以快忠誼之憤史稱英烈之言如嚴霜烈日可畏之至信哉

陽城上疏論裴延齡罪

唐陽城及進士第隱中條山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齎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宅諫官論事苛細紛紜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飲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

止聞者寒懼城言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遂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宰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

議曰善諫者猶治水不杜其漸則浸淫決洪漫不可制甚者君被惡名身受顯戮顧雖盡忠何補於治耶陽城居位八年當德宗播遷之餘亡以自勵遠忠賢親諂佞過失多矣乃不能出一

言有所救正至延齡之寵成陸贄之讒入始抗
章極論延齡僅以不相而贄竟免城亦繼逐於
是崔損李齊運韋執誼之徒並進君側不復有
人矣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愈作諍臣
論非獨有譏於時其欲以為後世誡乎
李絳對憲宗用賢
李絳元和中為翰林學士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
賢可任何也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

聽遂欲以相而倖臣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
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後絳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名
承璀於淮南

議曰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欲進賢退不肖而
賢者未易進不肖者未易退惑於忠邪之辨故
也蓋君子難於進而不阿意以求合禮貌衰則
去之小人逢君以固寵植黨以示私假義理之

欽定四庫全書

筠谿集卷十一　宋　李彌遜　撰

詩四十三首

次韻學士兄發毘陵之作

頻年走離亂忙苦落魄景浮家去復還生理紛不整有身著無處遇事到輒屏寘然如醉心閱歲良未醒披衣坐愁夜月露共清永緬懷顏段流抱義心炯炯臨危快先登疾甚涉夷境全生豈不樂王事有綱領嗟今肉食

謀捕賊如捕影王師苦摧傷敵騎困馳騁朝廷信多賢
一死誰敢請不知覆轍改安得傾夏極歸休及秋風墓
櫝痛瞻省念茲家國遙有淚漲清頼黃巾蔽行路闔戶
晝猶警何當收戈鋌禁暴但制梃林泉倘可卜名字忌
丹柄

自毘陵與兄弟避地南來約為連江之歸中塗
各以事留遂成獨往念茲離亂易於隔絶作詩
以寄之

邊塵暗中原大駕巡江都春風遂南渡百辟咸奔趨衣
冠困陵暴川陸紛舟輿微生本萍寄寧復安吾廬褰裳
犯深險顧仆妻與孥懷恩痛未報無路先貔貅巖穴多
遺賢天網固亦疎驊騮懼捐弃未數十駕駑銜悲望君
門忍作永訣圖扁舟兄及弟去指東海隅夜榜亞修舳
曉帆趁橫蒲如何忽參商行止分半途怡怡風月夕來
若同隊魚慘悽霜露秋去如獨翔鳧歲晏道路長隻影
誰與俱但憂赤眉問能致黃耳無青燈攬寒夢起坐中

腸枯載歌鸕鷀詩引淚零襟裾閩山我舊國下隱同姓
居潮田歲再獲海錯日兩漁荔子擘絳穀江瑤截氷膚
家家發春釀取醉不待沽木落於冀本茲言紳可書悲
心久更微正坐簪紱拘

次韻王得之禮部夜直有作

緤仙勇於詩若醉得全者百川供微吟不復事杯斝五
車載胷中萬卷生筆下一一成丹青遇物輒圖寫昨朝
紫宸班裳珮雜魚雅捷書來九天為遣雨師灑公時青

綾卧逸思動秋野霜風助淒涼露月供容治坐令續貂
人得語若乖寡猶如策疲駑倒步逐風馬未施歷塊功
相望倚天社

與同館晝會王公衡家分韻得瓜字

秋曦上觀闕晨騶散蜂衙追隨我輩人偶到蓬萊家主
人心遠塵門無車馬譁峰巒生几案圖書亂籤牙午簟
琅玕清蓴鱸荐流霞坐令秋風思悠悠起天涯微官浪
自縛霜鬢縈寒瓜愛子庭宇靜去官謝紛華寓意語成

吟殊未央緬懷紫芝宇百憂繞迴腸三嘆已晡食十起
中夜牀雲理長安日冤夢不敢驤茂苑富山水結廬予
所嘗我欲放船下卜鄰俯滄浪耦耕種秣田共掃三徑
荒頭白青山裏長歌樂歲觴

歲戊戌舟行宿泗間有持小石售於市者取而
視之其大可置掌握峯巒鬱然若巖竇澗壑水
落月吐雲影渺冥若遠若近皆有自然之勢乃
以千金購之而為之名曰羣玉峰曰水月巖曰

遙岑曰碧澗曰陰壑置諸座隅卧與對之且予少時南遊羌廬升紫霄以瞰九江東沿洙泗登泰山而徜徉大伾道鄴歷趙及燕而還今年責官羅城當走蜀問山於蜀人馮濟川每至佳處耳傾心愛恨不能一日千里也繼改命不得往遂自鄭適洛以窮溱洧兩河之源歷覽二室之趣方將踰淮浮江自放於世猶念深山大澤不能與有足者皆至偶於圖畫對之未嘗不慨然

水月巖

明泉落巖隈滿月掛山額疎星淡月漢下與水光白了然心境空炯炯照闕宅鴻鳴夜更清欲卧已終夕

遥岑

宿雨洗空闊出此方寸岑聯綿翠光浮妙巧不可尋飛雲去未返慰我千里心誰為具徽絃有酒聊自斟

碧澗

蒼崖高鬱盤下有千仞傾當時捐珮侶寄此琤琮聲坐

石風露晚心與秋月明滄浪若可濯勿負冠上纓

陰壑

春山秋亦佳霜樹風更落陰晴卷復舒氣象今非昨功名等浮雲文字懸高閣賸掃胷中奇還將貯丘壑

贈浮光王教授

剥啄誰氏子清晨過寒院瞭然雙瞳光偶坐肆雄辨自言同川裔世列金閨彦聲名重青錢文字妙黄絹插架三萬軸撑腸五千卷八十朝明光好語動天眷遺芳落

吾廬豈不好白日苦易夕如何芳歲闌尚此千里役乾坤一虛舟浩蕩楚天碧江山已在眼道路修且隔風雨怕不休波浪蹴天擲船頭困九牛屢挽不進尺人生造化間有似風中翮偶去還復來胡為事形迹杜陵詩雲師韓子阻風伯我已兩忘言引觴聊自適

宿揚州城外

舟橫城郭繞缺月疎林杪窈窕一溪深微茫衆星小忘言對詩書適意親魚鳥幸此絶紛華行歌閱昏曉

承天寺

宿雨洗蒼骨峰巒發新秀尋幽躡奇蹤騰踏衆山圍層林鎖巖隈突兀見危構空高望浮黎靜聖逼靈鷲我來風雨秋白霧欲昏晝但聞百川赴鳴玉瀉寒實岳示閎嶸峨路絶不得邁扳緣仰脇息坐右俯長溜帶露摘山芍披榛覓仙酎山光晚逾清雲壑若相授終期爛漫遊陽烏欲回咮更約十日留曾子緩踈轅

法王東庵

山根出清泉云自九天落風潮帶江腥天黑魚龍泊何當寸雲穀一灑徧寥廓滄浪勿復歌吾纓久已濯

杯渡塔

青松轉路頭白塔枕山肋錫飛歸上方杯渡空塵跡真源不可取香火供晨夕客至亦忘言荒庭秋草積

秋居雜詠 十首

久懷簡書畏幸解紳笏束忘年効兒女適意揮僮僕植杖理新蕉埋盆養寒菊前除馴鵲烏近檻遊麋鹿遐觀

事長久頹齡如置郵丘園倘未卜悟悅心自休

又

窮秋雜花遠眷此霜下傑明金委珞瓔寶璐綴環玦依
依風遞蘭皓皓日穿雪若無天治姿不受衆目悅銜觴
泛其英攬之勝為結誰能踵高門持以浣中熱

又

出門泥活活不聞車馬喧一身謝羈絆百事從弃捐坐
曠非息慮逃空遂忘言青燈有餘燼妙香無續烟涓涓

不見日況復遠長安歸飛胡不早聽此彫朱顏

又

茅茨八九椽中有揷架軸琅函與貝葉落落皆在目閒依淨几繙緩繞疎簟讀困即抱之眠擁鼻寧厭熟不知老將至一時肯載腹此樂殊未央吾生亦云足

又

公園十畝餘日陟亦成趣浮陰未全收晴沙已勝步杖藜相與行童稚雜冠履枯魚泳微瀾悴菊飲晞露欣物

雕繪覓奇句願當百罰深肯效黃金注

雪後詹伯尹周少隱見過置酒次伯尹韻

春雪不禁風散作六花墮方庭截明玉純白不可唾枯腸索慳句喁喁發空百過同襟得二妙敵我愁城破試酌扶龍鍾重觴念鬑鬑髯伯尹詩有鬑鬑之句故云西齋尚有穠庶足供雲臥壁間見三閭推枕為賡和壁間偶有屈子像故見末句

次韻張嵇仲侍郎

燕公提大筆萬象入陶冶公今眞似之信是渥洼馬當

年動天眷愕睨肉食者珥貂漢廷臣往往富平下揭來
楚江城百事聊復且傳聞九門開棠珮翼如也巖廊正
需公料理及閒暇不然坐玉堂堵立看揮洒胡為尚居
東一麾凡屢假憶昔從公遊端門正槐夏午騎聯輕肥
晨班從魚雅頻年江淮卧隻影未為寡誰云若遺闕殆
甚履中首相逢屢解榻得句即邀社重追一笑歡百憂
罷牽惹況陪賦文機不數分金貫青蒿倚長松懷抱肯
舒寫殘枝到春歸風燈不留灺世人重虛名自視輕拱

把獨醒竟何事空負月中掌及茲春尚餘得酒勿復捨

和張嵇仲秋日病中見示

浮生一虛舟流景半修夜塵勞互牽挽荏苒栢閒麝晚從農圃遊徑欲老閭暇二年古陵陽避迹潁川霸薰然君子風卧致北邦化公庭散鳧鷖文字雜休假江山助悽惋句法妙曹謝客來飲以醇味語兼膽炙長風起百園微日下三舍高秋攬羈羈懷遊子念歸駕身名兩將隱馬倦連城價璧譬之草木姿榮枯信冬夏公材可支顛乃

復用苴蕝天其遣鯨鯢慰我波濤下忠良人樂推正直神所迓會看擊南滇風雲生叱咤

寄題蕪湖韋深道所居二首

寄傲軒

男兒騖功名浪起四方志轍環百年間正足消兩髀達人坐進此妙處不容喙卷舒周古今俯仰小天地南窻有餘清松菊爽朝氣豈獨傲世懷吾生真可寄

獨樂堂

章郎江海士心與凡予各折腰卑小官不事干禄學觀
身一牛毛閱世兩蝸角紛華豈不好名教自有樂虛堂
卷書罷覓酒供自酌誰云苦幽獨秋風響猿鶴

巖巃寺

披榛得深徑漾楫過陰壑巖開雙牖戸石立四壁落爛
斑旁累丸空洞中懸素誰於嵓腹施北混沌鑿潜移
蛟龍宮欵拂佛祖閣世無探穴公造化終冥漠

東峰亭

芒鞋著層丘甘若卧華屋了然非夢覺似是前境熟行
行上青冥下視八荒促回溪綰文練疊障環羣玉厨煙
起城隅遠借層林緑恍疑坐虚堂淡墨寫縑幅緬慊季
與劉靜躁等臧穀寺有李公墩唐永泰中季廣琛表參破石埭城賊聞捷燕於此亭其下有逸民劉遺民釣臺身名千載後巖影空遺躅霜林木葉下悲籟
喧寒谷我如凌風翰不受世網束蒲團白氈帳清夜倘
可卜更隨孤月來一洗昏衢目

五松寺

秋風吹客衣去路倚天碧躋扳一何苦政坐愛山癖人言五松下曾是瞿曇宅至今梧竹陰列屋栖禪寂塵纓得暫解俗駕聊可息怡顏巖間樹洗耳泉上石孤雲共還往窈窕去無迹道人粲可流獨步少林席客來了不言碧眼照庭栢希聲出鍾梵妙意生牆壁寒灰暗青燈偶坐遂終夕歸來人境空缺月挂山額

大寧寺

三山覆蒼鼎一澗走青蛇檀欒衆好樹密護如來家當

花臉嘲哳掉禽舌傷殘起孤憤感物動深悅稍羅肴核
豐共弔泉石咽雲寇儼臧護電騎想飛越靈蹤尚儲休
爽氣亦時發掃花步危壇引蔓探幽穴怡田倘可丹石
髓未成鉄却思棠棣篇已換桃李節雁書當解封鹿駕
定回轍茲遊約重尋晚笋政堪擷

宿雲軒

平生念丘壑著我胷中雲偶為山樊居白雲亂衣巾物
類感濕燥人情異猶薰奇峰靄朱夏擘絮浮陽春興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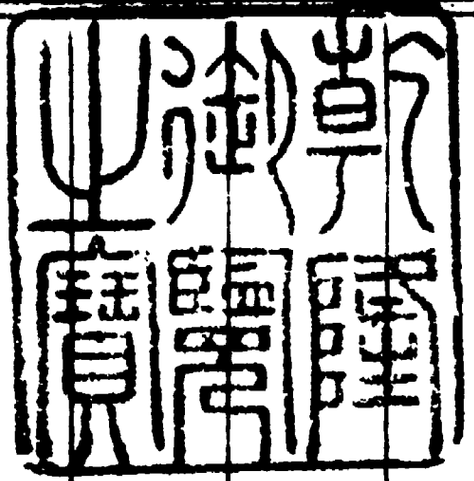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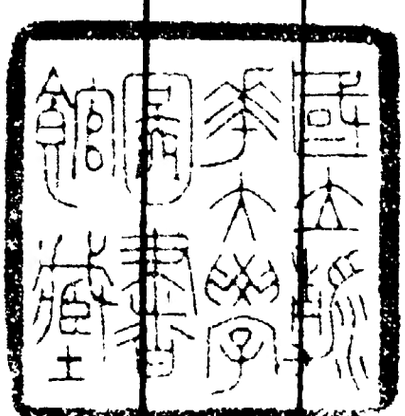
攬之游要觀塵外身

晞陽軒

山高竹栢陰得之近亭午茲軒揖朝暾精色快先覩濛
濛勒花香十日九風雨羲和為返旆照我衣上縷眩然
九陽遊誰云在環堵

春日奉陪子安諸公遊后門

提壺喚新晴病客春思攪茶甌曲肱罷聯屐事幽討叩
門探繁香翠蔓花尚少却攜二三子深行出飛鳥羊腸

次韻學士兄春日謾成

飄泊悲生事人情翻手雲習閑眞似懶補拙謾知勤老作漁樵計夢覩鍾鼎勳成虧皆一戲不復問斯文